

上海滩活跃着一支神秘的地下军……

芭蕉扇行动

刘德铨
贺旭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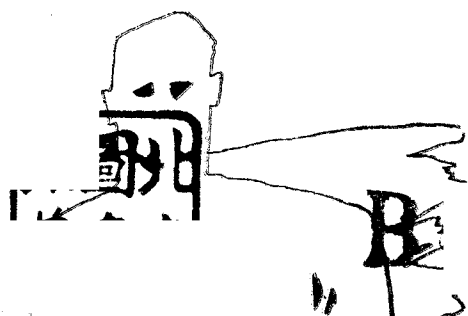


上海滩活跃着一支神秘的地下军……

芭蕉扇行动

上集

刘德铨
贺旭东 著



芭蕉扇行动
(上、下)
刘德铨 贺旭东 著
责任编辑 郭雪波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32 17.5印张40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标准书号：I S B N 7-5048-0543-2/I · 125
(上、下两册) 定价：5.25元

内容提要:

解放前的旧上海滩，活跃着一支神秘的地下军，他们与日本高级特务、国民党和汪精卫特务展开惊险曲折的斗争，给黑暗的上海滩带进一线曙色。同时贯穿描写一位义侠“捕天雕”的惩邪扶正的仗义行动和上海滩“青红帮”的复杂状况。

这是一本既有文学性又有可读性的长篇小说，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令人引人入胜，不忍释卷。

一 血战河汉口

一九四二年五月，稻秧初绿、冬麦新黄，田野里充满着一片生机。夕阳西下，血一样的晚霞，染红了苏南阳澄湖湖水，给平静的湖面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突然，在北面的河汉口处，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新四军东进纵队的支队长蔡天勋，率领一支部队，奔袭了直塘伪军张白生的一个哨所，归途中在这里遭到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伏击。

蔡天勋是浙江余姚人，二十九岁，瘦长个、火爆性，是东进纵队的一员虎将。他背靠一棵大杨树，举起望远镜向四周仔细观察。自河汉口至湘城一线，忠义救国军丁汝奎部的刘黄团，距离我军阵地最近，他们凭籍杨柳堤岸和湖边芦苇的掩护，正面向我步步紧逼；西北河汉口至东塘一线，丁汝奎部的李林团向我右侧迂回运动，利用田塍和麦地的青纱帐，跳跃前进，机枪和小炮在我前沿阵地掀起一股硝烟，连片的麦浪，成排的杨树，被炸得枝叶纷飞，泥土飞溅。

东北东塘至巴城一线，苏南专员公署张白生的保安部队，好似蝗虫一般，密密集集，由东向西，向我军背后夹击，不时放着冷枪；南边的形势更加奇特：从上海赶来参战的日伪大部队，陈兵正仪附近一条铁路线，铁甲车来回巡逻，他们深怕伤及自己两支友军，不打枪、不放炮，隔着若大的一个阳澄湖，看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闹剧。

东南西北，都被日汪顽联军包围得水泄不漏，形势非常严峻。很显然，他们想把我军一网打尽。蔡天勋放下望远镜，一声冷笑：“哼！布下天罗地网，想吃天鹅肉做梦！老子是长脚鹭鸶，不是天鹅，身上没有一块肥肉，只有哽喉咙的骨头。”

冷不防从对面芦苇丛中飞出一颗手榴弹，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蔡天勋拿望远镜的手腕上，警卫员忽地跳起身，正要飞起一脚，他连忙挡住：“慢！”其实，他早已看清，这不是手榴弹，而是一节包着潮湿泥土的芦竹管，他从芦竹管里，抽出一团纸展开一看，神秘地一笑，对身边的王营长说：“老王，集中火力消灭正面杨柳树下的顽固派，记住，不准朝芦苇荡打枪！”他随手把望远镜递给王营长，嘱咐着亟需歼灭的几个火力点。

瞬间，我军的机枪、小炮，喷发出复仇的火焰，把刘黄团据守的杨柳堤岸烧成一片火海。战士们在雄壮的冲锋号声中，跃身向杨柳堤岸发起冲锋，杀得这股敌人死的死、降的降，不留一条尾巴。

据守在芦苇荡里的敌人，向我军展开反击，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子弹在战士们头顶和身边呼啸，就象长了眼睛，不伤皮毛。王营长举着匣子枪一挥：“撤！”部队又回到了河汉口。

这是一场殊死的突围与反突围的遭遇战。

统率日伪联军在铁道上隔湖观战的大日本驻华派遣军上海最高指挥官、上海市政府和保安司令部的最高顾问美津四郎中将，亲眼目睹刘黄团和蔡支队反复冲杀、拼死搏斗的中国人自相残杀的闹剧，拍手叫好。美津四郎一直认为，新四军是出山的猛虎，和平军只是自己这个超级猎人手里的一只

猎狗，而忠义救国军仅仅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只配争夺自己扔掉的一些残羹剩菜，在所谓敌后苟延残喘。可是，他今天看到的景象，却是另外一码事。蔡支队的小炮、机步枪，在刘黄团阵地卷起一次又一次的烈火狂飚，却始终未能杀开一条血路，越过雷池一步，敢和共产党打如此硬仗的国民党军队，实属罕见。他手抚指挥刀，从内心发出一声赞叹：“这支忠义救国军大大的勇敢！”

站在一边的保安司令部直属师师长王子玖赶快点头附和：“顾问真是慧眼识英雄，那支丁部的刘黄团，号称忠救军的王牌军。”

“唔！人家都说那个刘团长是你王师长的影子，阁下为什么不成人之美？”美津四郎觉得这么一支勇敢的忠救军，不能为皇军尽忠效力，未免可惜。

王子玖立刻一个立正，惋惜地说：“顾问阁下，刘辉卿的确与本人有生死之交，不过……这个人很有思想，不想效忠皇军，而要反共救国，卑职实在爱莫能助！”

美津四郎挥挥手，打断他的介绍，一阵大笑：“反共救国？哈哈！反共救国？他们的戴老板不是也唱反共救国吗？共产党反掉没有？你的中国得救了没有？王师长，我的要成全你这位朋友，叫你们珠联璧合！”

王子玖一个立正，受宠若惊：“王某非常感激阁下的盛情美意！”

夕阳隐进了遥远的地平线，大地投下最光辉的一瞥。作战双方都知道，短暂的一瞥以后，就是长时间淹没大地的漫漫黑夜。阵地的争夺战又趋于白热化，枪炮声、冲杀声响成一片。蔡天勋显得很焦急，高高举起手枪，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一连冲了几次都没有冲出刘黄团的防线，便

命令队伍钻进青纱帐，作短暂的休整，等候适当的时间和空间。

黑色帷幕渐渐席卷原野，眼看蔡支队依仗夜色掩护，就要纵虎归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象蚂蝗一样叮在蔡支队后面的苏南行署专员蛇王张白生，急得火烧油煎。他本想这一仗能为清乡运动立下头功，在驻军派遣军烟俊六总司令面前争一席之地，怎肯让到手的猎物逃之夭夭？一面骂忠义救国军都是大饭桶，连端上桌子的冷盘也从嘴边滑掉，一面命令特务连偷偷摸到蔡支队的背后，准备打个措手不及。

蔡天勋正靠着一棵大杨树，右手挥着手枪，指挥部队改向西北丁部李林团阵地突围。王营长用身体护着他，劝说道：“支队长，你也掩蔽掩蔽，注意安全。”

“嗨！子弹长着眼睛，不敢碰我老蔡！”

猛不防背后张白生的特务连，向他扔来一排手榴弹。王营长迅速将身一扑，把蔡天勋扑倒在地。轰隆隆！大杨树底下腾起一阵硝烟。

惯于夜战和近战的蔡支队战士，不等敌人扔出第二排手榴弹，已经平端着刺刀，冒着没有消散的硝烟，猛虎一般地朝敌人扑过去，展开白刃战。蔡天勋破口大骂：“张白生，孬种！只会偷鸡摸狗。”他举枪一挥，亲自击倒了两个特务连的士兵，他的右腿一软，却再也迈不开大步了。

张白生的特务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受闪电似的反击，赶忙丢下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王营长一看蔡天勋受了伤，果断地命令：“冲出去！”带领部队，龙卷风似地卷过西北角丁部李林团阵地，直到他们消失在茫茫的黑夜，背后才传来稀稀疏疏的枪声。

美津四郎好似看完一场紧张的斗牛，这时才轻松地喘过

一口气。被困得如此严实的新四军部队，竟然象一只矫健的海燕，终于轻巧地飞出钢和火的防线。东进纵队确是大大的利害，怪不得皇军在黄土塘和浒墅关连连吃了大亏。美津出身幕府世家，早年是一个求实的化学工程师，后来才成为一名狡猾的军官，他通过观战，更加充实研究物质的平衡规律。燃烧剂只有和氧化剂平衡配比，才能在爆炸时，把这两种物质统统烧得干干净净，不留下多余的分子。他不能象那些笨头笨脑的武士道军官一样，让大和民族的优秀同胞，在中国这块广博的土地上大拼大杀，然后烧成灰烬，而要设法以华制华，让这个东方劣等民族的各种敌对势力，保持平衡配比，由皇军紧紧操纵住这根导火线，随时随地都可以起爆，把这包炸药炸得烟飞灰灭。他这个伟大的科研项目，遭到一些纯武士道军官的非议，但东京大本营和派遣军畑俊司令等人却非常欣赏。

不一会，美津四郎接到确实情报，忠义救国军的刘黄团，击伤了蔡支队的指挥官蔡天勋，自己也伤亡惨重，这次合击，由于李林团和张白生部的配合不力，致使功败垂成。他淡淡一笑：“刘黄团的，东进的，都大大的勇敢！”

王子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大吃一惊：“顾问阁下，东进的是新四军的干活！”

“唔！皇军的，英雄惜英雄！”美津四郎翘起大拇指哈哈大笑。

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在距美津十几公尺的地方猛地刹住车，车斗还在剧烈地震动着。车上跳下一个和平军军官，立正、敬礼，双手向美津呈上一份快报：“张专员向顾问阁下致敬！”

美津拆开快报一看，上面写道：

苏南行署专员张白生禀告美津顾问阁下，河汉口一战，我部击毙共匪东进纵队支队长蔡天勋一人，士兵十七人，重伤不计其数，余匪弃尸狼狈逃窜……

他还没有看完，就把快报撕成一丝丝的纸条，随即冷冷地一笑。“你的，回去告诉张专员，立刻把蔡支队队长的尸体运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皇军的重重有赏！”他并不急于当面拆穿快报里的天大谎言和张白生的贪天之功，然而，他自信第一个情报是绝对正确，击伤蔡天勋的是刘黄团，而不是张白生。脑子里已经崛起收编刘黄团的一个雏形计划。

蔡天勋率领部队，突围撤到顾家浜，已是夜晚十点多钟，卫生员察看伤势，右脚胫骨开放性骨折，还有几粒黄豆大小的弹片深深嵌进腿骨，一直流血不止。伤势严重，支队部不仅没有进行这样大而难的外科手术条件，连最起码的消炎粉和止痛药也很紧缺。卫生员只能用酒精棉花沾着盐开水擦拭擦拭伤口，含着泪水用纱布包扎上去。

药品奇缺是我军急需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大问题。自从去年汪伪在南京粉墨登场以来，为了粉饰京、沪、杭三角地区的太平盛世，汪、日、顽三方联军连年累月地对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展开大规模的清乡围剿，分区合击，茅山根据地和常（熟）、太（仓）、苏（州）游击区便成了敌伪主要攻击目标。我军伤病员日有增加，而城市和集镇的大小药房和医院，又全部被日伪严密控制，少掉一块纱布和一瓶红药水，一经抄查，也要横遭杀头、剖腹之罪。此时的黑市市场，一片0.5克的消发地亚净卖到两个袁大头；中药也不例外，肉桂、三七、冰片、红花，都属于违禁物品，要黄金等量交

换，比野山人参还贵。

可是，千难万难，总不能对支队长和其他伤员坐视不救呀！这个情况十万火急地送往茅山江南指挥部。

二 出 山

大王山山岙的一个山庙里，刚从江北归来的陈司令员正和一个年轻人热情地拉着家常。卫生部的崔部长拿着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闯了进来。他把信往司令员手里一塞，直着嗓子说：“陈老总，我不能再当这个部长了，眼看阶级兄弟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要药没药，要动手术却没有条件，我还有这张脸皮没有？！”他象一根木桩似地钉在大殿的中心点，一动也不动。

“同志哥，你这个知识分子太工农化了，就不能文雅一点？呶，喝杯雨前碧绿春，解解火，这茶香得很哩！”陈司令员挪了挪自己的茶杯，拆开鸡毛信，一边看，一边紧皱着眉头。

崔部长弯下身，顺从地干了那杯碧绿春。他好似猪八戒吃人参果，一点也没有品出什么香味来。但是，他现在却有机会审视了在坐的那位年轻人：二十八九岁，白皙的“同”字脸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膝盖上放着一顶白色的吕宋帽，很有点留学生的气势。他有礼貌地向客人点点头，表示弥补刚才的歉意。客人似乎对他一点也不陌生，很自然地和他相视一笑。

陈司令员看完来信，抖抖信纸，气愤地说：“同志哥，敌人够狠毒了，打伤我们的弟兄，还封锁我们的药品，不让

我们医治，人道何在？天理何在？！”他意味深长地说，“创业艰难，抗日艰难呀！”

“陈老总，我为大老蔡担忧呀！这样的虎将，拿一百个张白生和王子玖来抵命，咱也不换呀！”

“不！应该说所有的伤病员都是虎将，至于老蔡嘛，嘿！楞头楞脑，打起仗来也不摸摸自己的老虎屁股，结果呢，你看，你看！给狼狗咬断了一条长脚！”其实，他心里又何尝不疼惜这员虎将呢？

指挥部对药品紧缺这个重大战争课题，早已作了应急措施。在经济万分拮据的开支中，抽出很大一部分黄金和银元等硬通货，准备前往上海采购一批救急药品。陈司令员就趁这个机会，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崔部长，并郑重嘱咐：

“老崔，这是全军几万名弟兄勒紧裤带省下的救命钱，你千万要把药品安全地运送回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啊！”

崔部长胸有成竹地说：“我叫供应科胡科长亲自出马，他在上海华实药房当过学徒，人地都熟悉！”

“老胡这个人表现怎么样？”

“很稳重，精通业务，就是胆子小一点。”

陈司令员敲敲杯盖：“胆子小一点？”

崔部长知道司令员最厌恶胆小鬼，赶快作了补充：“陈老总，万一有个差错，不惜叫上海地下军拉出一个团，也要请他们把药品护送出境。”

崔部长的补充是有其道理的。当时，京、沪、杭一带，到处传扬着上海地下军传奇式的斗争事迹。地下军好似天兵天将，打得上海城内敌伪闻声丧胆。地下军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敌伪头目美津、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谁也不彻底了解，恐怕这笔账只有陈司令自己心里明白。他听了崔部长的

话，双手叉腰，哈哈大笑：“同志哥！你以为地下军有几个作战团？我呀，还不舍得把他们拉出来呢！”他拿起茶杯，想喝一口茶润润喉咙，一看只剩下湿漉漉的半杯茶叶时，风趣地说：“同志哥，你摆空城计啰！把我的杯子一扫而光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崔部长闷闷而来，却高高兴兴地离去了。

陈司令员拎起保温瓶，在客人和自己的茶杯里冲了开水，方才谈起正经事：“黄副团长，你看到了么？形势紧得很啰！这次，硬是要你钻到罗刹女的肚子里去啰！”

这位客人是谁？血战河汉口的忠救军刘黄团的副团长黄英士。他是浙江浦江县人，三代相传黄庆记大药铺的长房长子，交通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日本留学回来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领导上要他钻进国民党军队上官云相的鼻子底下去搞军运工作。当时，他很有意见，心想自己是学电机工程的，怎么去抓枪杆子？然而，组织决定，不服从不行！在上官云相二十一师当营长的表哥刘辉卿营里，当四连连长。

八·一三事变，上官云相属下京、沪、杭三角地区的一部分队伍，编成忠义救国军，归戴笠直接领导，专门和我新四军江南抗日部队搞摩擦，这次河汉口伏击，就是汪、日、顽搞的阴谋，企图把蔡支队一网打尽，亏得他们团抢先接住蔡支队，明里堵击，暗中保护，才使蔡部安全脱险。

众所周知忠义救国军抗日是假，反共是真。刘黄团人员都经过周密筛选，武器装备极其优良。正副班长都是美式卡宾和汤姆式冲锋枪，正副排长是五十发连响的加拿大花机关，一个连九挺捷克式轻机枪，一个营有三门六〇小炮、三挺重机枪，远远超过日本正规陆军的火力。三个营中，黄英

士兼二营营长，刘辉卿过去是一营的老营长，因此，一营和二营全部是自己的亲信，唯有三营是丁汝奎嫡系，暗中监视全团的行动。河汉口战斗，三营自告奋勇，担任正面阻击，想捞个头功。黄英士用竹管子送了密信，蔡天勋突围时，首先消灭了堤岸上这股最顽固的敌人，也就是美津看得最精彩的这一仗，一举解除全团后顾之忧。

黄英士毕竟书生气十足，一听陈司令员要叫他打入敌人的心脏，牢骚满腹，委屈地说：“陈老总，我还算不算是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会儿叫我当国民党，一会儿又叫我当和平军，老是叫我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志，我……”

陈司令员要黄英士钻进罗刹女的肚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前不久新四军军分委在上海的地下电台被鬼子破坏，延安的毛主席，重庆的周副主席，必须及时收听黄浦江的潮声，重建秘密电台；上海地下军力量单薄、过于暴露，必须扩大队伍，加强领导；我军军需用品和药物奇缺，必须控制关卡，建立一条可靠的地下运输线，保证我军物资供应。根据内线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鬼子大量外调，兵力空虚，美津急于收编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伪军。刘黄团是美津主要挑选对象，刘辉卿是王子玖的替身演员，情如兄弟。黄英士的父亲，是地方巨富，又是县维持会会长，英士本人和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岗田是同窗好友，英士的妻子，军部报务员李翠娥，和保安司令熊静峰是内亲关系。刘黄团的下级军官，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基础好，干部强，是打进敌人心脏条件最理想的一支部队。他估计黄英士有意见，亲切地劝导说：“同志哥，你这次不是配合得很好吗？不是真正起到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中国人的很大作用吗？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美津顾问很看得起你们这个团，想赶鸟出林，

把你们接收过去，我们就君子成人之美，打枪放炮送你进入大上海，怎么样？”

“反正我不去当汉奸，让千人骂万人骂！”

陈司令员耐心分析了形势，严峻地说：“同志哥，难道你不想把大老蔡和其他弟兄带进上海医治，忍心让他发脓恶化、烂死痛死？千古功过！千古功过！还不是由人民来写这部历史么？”

“好！就算我为蔡支队长尽一次同志之谊吧！不过，形势好转，我就要把队伍拉回来。”黄英士软化了。

“同志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千万记住，你们的任务不是破坏这个城市，而是要保住这个城市，不是冲冲杀杀，把部队拉出来，而是象一个钉子，钉到底，不仅钉到抗日胜利，还要钉到全国大解放。”陈司令员作了战略性的指示后，提出新的忧虑，“你表哥最近还是超脱红尘、玩世不恭，想作个真正的军人么？”

“不，日寇的屠杀，同胞的鲜血，把他的眼睛擦亮了，他要我考验考验，是不是够一个同志的资格。”

“好嘞！岁寒知三友，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软骨头的倒了下去，有良心的中国人站立起来，你和同志们就考验考验他么！”

这时，警卫员送上四碟小菜和一钵头米饭，请客人和陈司令员用饭。陈司令员把辣椒炒肉丝夹到客人饭碗里，诙谐地说：“英士，你就要到大城市里去吃火锅了，指挥部里清菜淡饭，为你送行吃辣椒，不辣不革命，同志哥！”

三 “京沪”丸上的皮靴声

黑古隆冬的夜空，下着毛毛细雨，古城镇江更显得冷清、阴森森。昏黄的路灯下，除了偶而有几辆人力车赶送乘客去车站码头外，很少有过路的行人。巡夜的宪兵，排成四人纵队，荷枪实弹，在空旷的马路上发出“卡嚓”、“卡嚓”的皮靴恐怖声，震得人们心怵神惊。

“呜——”码头上传来轮船靠岸的汽笛声。这是下午四时从南京开往上海的“京沪”丸，晚上九点四十分在镇江码头停靠，正十点起航。这段航线所以选择在夜间起航，是因为长江口崇明岛的茅埭、青龙港的梁灵光，南岸的太湖薛支队，太、常蔡支队等抗日队伍，在夜幕掩护下，专门袭击皇军的江上船只。“京沪”丸必须预定好黎明之后从南通出发，以便下午正一点安全停靠于上海十六铺码头。

离开船十分钟，一辆黑色小轿车从西向东，由天主街折进中华路，然后朝北向码头疾速驰去。到了苏北路转弯处，一队宪兵拦住车头，用手电朝车厢里照射。开车的中年人拿出江苏省政府的派司亮了一亮，宪兵随即闪开一条路，又“卡嚓”、“卡嚓”地踩着那恐怖的皮靴声，消失在昏黄的路灯光影里。

轿车里，那位穿白色西装的大员，摸出手绢揩揩脸上的汗水，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他叫胡礼贤，是江南指挥部卫生部供应科科长，这次奉命前往上海采购医药物资。由于京沪线上的火车查得很严，关卡又很多，故改乘“京沪”丸。这条客船从南京开出，沿途只停靠镇江和南通两个码头，皇军

比较放心，一般不大搜查。紧靠他身边的后车座上，坐着化装随从的杨志舒。杨志舒中等身材，结实健壮，系刘黄团一营营长，此行目的，是为刘黄团打进上海内部，了解具体细节。前座另一位年轻健美的高贵小姐，叫李翠娥，她是上海高桥人，珠宝商人傅靖文的内侄女，攻读无线电专业的大学生，一九三八年初投奔新四军，在江南指挥部担任报务员，和黄英士结婚后，一直分居两地，这次来上海，主要重建地下电台。三人结伴同行，任务各异。姑娘心细，她从反光镜里看到胡科长揩汗的情景，不由一个疙瘩，心想这个老游击队员，是看到几个宪兵吓出一身冷汗呢？还是脸上沾了雨水？她回头一笑：“胡科长，听说你是老上海？”

“唉！在四马路华美药房当过学徒。”

“你真幸福，这次回娘家了！”

“唉，回娘家。可是，唉，还不能随便进娘家的门呐，这是组织的纪律！”

小轿车一直驶进七号码头，在停车场刹住了。李翠娥挽着胡礼贤的手走在前面，杨志舒提着沉甸甸的皮箱跟在后面，昂首慢步。检票口的栏栅口，直挺挺地立着四个宪兵和四个“黑鸭子”。胡礼贤在宪兵面前亮了亮派司，朝后面的杨志舒招手介绍道：“太君！我们去上海市政府的公事！”

“开路开路的！”

胡礼贤走过宪兵面前时，冷不防宪兵醉翁之意不在酒，眼睛酸溜溜地盯着李翠娥，大手却在胡礼贤的肩上一拍，嘻嘻地问道：“你的，一起去上海？”

“唉！我的，上海公事！”胡礼贤的手又伸进了裤袋，摸出了手绢。

这时，李翠娥大大方方地把宪兵的手一抬：“我的，送